



## “科里科气”最合肥

安徽合肥 戴健

有一个新热词被收入百度百科词条：“科里科气：网络流行词，合肥人新口头禅。表述合肥这座科技名城极其重视科技创新，并埋头苦干、执着钻研的精神。”这个词的“词源”是中国科技大学学生编的一段歌词，说学中文的“文里文气”，学外语的“洋里洋气”，学历史的“古里古气”，而合肥“科里科气”。表达了他们对学校的爱，对所生活的城市的爱。也体现了新时代合肥重视创新、精益求精的科技特质。

作为地方史学工作者，我觉得有必要回溯合肥与生俱来的“科里科气”之路。有着三千年建城史的合肥科技名人众多。我曾应邀去中国科大先研院讲课，题目就是《历史上合肥的“科技范”》，其中有中国公学第一人文翁、最早的天文历算学家王蕃、确立漕运制度的治水专家陈瑄、“太平猴魁”创制人王魁成、开发绥芬河第一人万福华、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郑大章、近代第一个研究数论的博士杨武之、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、气象物候学开创新人宛敏渭、英语语法专家章振邦等，还有十多位合肥籍“两院”院士。

我收藏有一本1959年版的《合肥》画册，其中城市定义是“以钢铁和机械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基地”。当合肥翘首以盼科技的翅膀助力腾飞时，1965年初，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的一位领导来合肥考察，为国家布局科研院所选址。三面环水几近荒芜的董铺岛上，有几栋建好却因故闲置的楼房，正是理想的位置。但这里前不巴村后不巴店，中午时分总不能让“北京来客”饿着肚子走啊，尚是保密的“董铺工程”筹委会主任急令工作人员到水沟里网了些小鱼小虾，一盆“泥鳅下挂面”让那位合肥籍领导回到童年时光。随后，光学所、等离子所、固体物理所、智能机械所等四个老牌研究所陆续进驻，此乃现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雏形。

1970年初，中国科大迁来安徽办学。合肥腾出场地，热情欢迎。当时市郊的农民对“科技大”最初的概念是“裤子大”，缘由是年终某老师拿出全国通用粮票到校门口板车推换花生米，拟带回北京过年。那老农要老师去拿口袋，结果他取来一条裤子扎了裤脚，硬是装了上百斤花生米。“科技大就是裤子大”之“赞语”，不胫而走。当然，北方来的老师不仅仅是裤子大，他们脑门大本事也大，为合肥为安徽为全国培养了大批的科技人才，取得世人瞩目的科研成果。而合肥倾力为这所大学提供物质保障，做好生活服务，本地学生也有了在家门口上名校的便利。

因了科学岛（董铺岛改名）和一批重点院校及科研院所，并通过自身不懈努力，合肥于2004年11月成为第一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型试点城市。目前，合肥集聚了一大批“国之重器”大科学装置，拥有一大批科学家。“科里科气”已成为量身定制新词汇，传承历史，连通未来，风趣、幽默、诙谐、贴切、入化、传神，最合肥！

一位邻省作家来合肥住酒店后有客人来访，房间茶杯不够，于是他打电话给前台，让服务员送几只。不一会儿送杯子的机器人就来到门口，居然还能上下电梯。他说真是神奇。其实这在合肥乃是“小菜一碟”。现在的机器人不仅能说会道，还能写毛笔字、下围棋。我在主持安徽名人馆建设布展二期蜡像馆项目时，就引入了机器人跳舞。

创新驱动三春树，数字赋能二月花。源自合肥的“科里科气”火了，更火的是，江淮大地结出科里科气的丰硕之果！

周四晚上，像往常一样在空调房里看电视，直至深夜累了关灯睡觉。头落枕几分钟就进入梦乡。突然，我被热醒了，睁开迷糊的眼从窗帘的缝隙中瞅了一眼天空，还是黑乎乎的。我侧耳对着空调出风口，没有听到呼呼声，第一反应就是停电或者空调坏了。我起身按了下手电扇，没有反应，估计停电了。就着四周墙壁吸纳后吐出的凉气，在棉布单铺就的床上躺了一会儿，觉得越来越热，皮肤里开始往外滋滋，我看着身边熟睡的妻子，轻轻翻身起床，蹑手蹑脚地开门出房。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啊，客厅里，厨房里，一股股热浪冲我而来，我赶忙打开窗户，头和手伸出窗外，想感受一下深夜里的清凉，却没有一丝丝风，屋里屋外一样热。我坐了下沙发，不行，很不舒服，我又坐在木椅上，木椅也在发热，我想起了飘窗上那冰凉的大理石，手一抹，也是热乎乎的，往日的清凉不翼而飞，找来一把扇子，使劲地摇，也是散发着热乎乎的风。

## 午夜停电

安徽肥西 查鸿林

今年夏天的热有点特殊，热的早，热的久，热的奇。面对赤日炎炎似火烧，男女老少白日里都急匆匆忙完手中的事情，然后急吼吼躲进空调房间，享受着一时半会儿的凉爽。离开空调的日子，那真是苦夏中的苦夏。

窗外的高楼一栋栋孤立着，少许人家窗户里透出微弱的光，星星般稀疏。面对着黑漆漆静悄悄的一片，我打开手机翻看小区微信群，看看大家有没有说话，或者知道此刻停电原因和抢修情况。微信群里很是热闹，已经有一百多条未看信息，大体知道停电原因和供电公司的回复。8栋605说：热醒了，孩子也在哭。5栋1703说：真要命，一头汗，想用水洗洗，又停水了。8栋604艾特605说：家里可有扇子，我家有，开门拿去吧。5栋302艾特1703说：我家还有水，要不要？我来储存点，哪家需要来我家取水。6栋906说：夜里停电真要命，我家老爷子生病了躺在床上，哎哟哎哟的，愁人。8栋102说：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供电抢修师傅接到电话半个小时就来了，刚才我去抢修那儿看了，四五个师傅正在爬上爬下地干，我也问了，预计还要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恢复供电，请大家静心等待。群里的邻居们夸赞一下供电师傅后，又七言八语地介绍自然凉的小贴士来，有推荐去两栋楼之间巷口处乘凉的，有相约去晨练的，有介绍就近某大厦大厅避暑的，表面上静谧的小区，线上十分热闹。

五点半左右终于恢复供电，小区里就听到有人张开嗓子大声喊着：来电了！来电了！紧接着，就听到每家每户的空调外机又嗡嗡地响起。

## 母亲的菜园子

安徽合肥 吴中伟

天气特别干旱，不少池塘都干裂，底朝天了。田野里，放眼望去，就像火烧了一般。植物的叶子已经枯黄，边缘都打起了卷，有气无力地耷拉着脑袋。只有母亲的菜园子还有些绿意，枝杈上吊着几只青辣椒，藤架爬着几根瘦黄瓜。

“力气浮财，用掉又来。”母亲笑着说，都是用肩膀换来的，她说的时候，不自觉地摸了下红肿的肩膀，都磨破了皮，结了一层淤紫的痂。天阴下雨的日子，母亲总嚷着肩膀酸胀、疼。

烈日下，母亲戴顶破草帽，从村东头的水沟里，一瓢一瓢地舀水，挑到村西头，晒得像红脸关公一样。乡下的田埂小路，杂草丛生，又窄，并不好走。母亲小心翼翼地跨过田沟，许是迈的步子太大，两只桶在她身体前后剧烈地晃动起来，母亲险些摔倒，还是体力吃不消。母亲放下担子，歇了会。汗液顺着她的额头往下淌，母亲手上满是泥，也揩不上，只得闭紧眼，猛地摇着头，任汗水迸溅下来，说是滴到眼睛里疼。母亲偶尔也会摘下草帽，卷起来，扇一扇，连风都是火热的，还是大汗淋漓。

焦渴的土地，“滋滋”地啜饮着甘露，变得潮湿松软，蔫巴了的叶子又重新舒活起来，神采奕奕，绿油油、亮晶晶的一片，在风中欢唱。刚出苗的菜秧，母亲总会多一份呵护，不忘浇水、追肥，还要防鸡鸭的啄食。她总是虚张声势，吼两嗓子，吓唬吓唬这些家禽，从不用渔网拦起来。多年前，我家的一只鸡就在邻家菜地被网住，挣扎了好一会，待母亲发现时，鸡已断气。为此，母亲心疼了好几天。母亲说，将心比心，乡下人手头都不宽裕，还指望鸡鸭下蛋，买点油盐酱醋呢。

母亲用旧竹竿给豇豆支个架，碧绿硕长的豆条拖下来，远远望去就像绿色的瀑布；给刚出苗的萝卜菜，

撒上一把草木灰，说是施肥还能除虫；给冬瓜秧除草，腾出空地，好让它们长得肚大腰圆。青的是瓠子，绿的是扁豆，红的是西红柿，紫的是苋菜……一畦畦望过去，煞是可爱，母亲如数家珍，笑得合不拢嘴。

偶尔，一些成熟的时令蔬菜被别人偷摘了点，母亲也不恼，更不会破口大骂。但要是毁了菜秧子，母亲定会不依不饶，兴师问罪，寻个究竟。傍晚，母亲去菜地，发现老南瓜又少了一个。其实，她心里清楚：隔壁王婶家三个半大小子，丈夫又游手好闲，好吃懒做，在窑厂做小工，做一天歇一天的，也挣不到几个钱。“唉！”母亲常说，“乡里乡亲的，也不好撕破脸。前天，还给她家送了几根玉米呢！”

当别人的菜秧刚冒出地面，母亲种的已能采摘一小盘子了；当别人的蔬菜早已下市，我们家的总还能吃上个三五天。一到冬季，母亲就用稻草把大白菜捆扎得严严实实，说它们怕冷，一经霜打，茎秆就发黄。母亲常说，土地是有灵性的，你用心待它，它总不会亏欠你。听邻居说，后来我上大学的日子，父亲又常年不在家。干完了农活，母亲也不急着回家，屋里太冷清。母亲披着月色，轻声细语地和土豆、苦瓜、空心菜们唠嗑。

如今，母亲早已随我们搬到了城里。爱劳动、闲不住的习惯，母亲还是没丢。前一阵子，她夹着妻子给买点辣椒、西红柿的种子，栽在阳台的花盆里，过些日子，还真的挂了果。